

經

中阿含經
三十二卷

建

C40

4514

74

C 40-4514

了翁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並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香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中阿舍經卷第三十六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瞿默目捷連經第四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王舍
城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治王舍城為防跋耆故於
是摩竭陀大臣雨勢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往至竹
林加蘭哆園爾時尊者阿難過夜平旦著衣持鉢為
乞食故欲入王舍城於是尊者阿難作是念且置王
舍城乞食我寧可往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於是
尊者阿難往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梵志瞿默目

捷連遙見尊者阿難來卽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難白曰善來阿難久不來此可坐此座尊者阿難卽坐彼座梵志瞿默目捷連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尊者阿難報曰目捷連汝便可問我聞當思則便問曰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尊者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捷連共論此事時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慰勞田作人往詣梵志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摩竭陀大臣雨勢遙見尊者阿難坐在梵志瞿默目捷連田作人中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

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捷連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會此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梵志瞿默目捷連問我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云何答彼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唯然阿難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頗有一比丘爲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爲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摩

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亦無一比丘爲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謂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頗有一比丘與衆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亦無一比丘與衆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亦無一比丘爲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亦無一

比丘與衆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阿難若爾者汝等無所依共和合不諍安隱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在時耶尊者阿難告曰雨勢汝莫作是說言我等無所依所以者何我等有所依耳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亦無一比丘爲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衆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爲諸比丘

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何因何緣今說我有
所依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我等不依於人而依於
法雨勢我等若依村邑遊行十五日說誦解脫時集
坐一處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請彼比丘爲我等說
法若彼衆清淨者我等一切歡喜奉行彼比丘所說
若彼衆不清淨者隨法所說我等敎作是摩竭陀大
臣雨勢曰阿難非汝等敎作是但法敎作是阿難
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如是阿難等共和合不
譁安隱同一一敎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
在時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頗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有可尊敬雨勢曰阿難前後
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
等亦無一比丘爲世尊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
後爲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
與衆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爲諸比丘所
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汝何因何緣今說有可
尊敬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說有十法而可尊敬我等若見比丘有此十
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云何
爲十雨勢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

儀禮節見織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增上戒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音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誦習至于意所推觀明見深達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多聞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作善知識作善朋友作善伴黨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善知識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樂住遠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也

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住遠離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樂於宴坐內行正止亦不離伺成就於觀增長空行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宴坐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知足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

聞恒憶不忘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有正念者則共
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
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
爲諸善本不捨方便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精勤者
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
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
曉了以正盡苦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慧者則共
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復次雨勢比丘
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
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雨勢我等若見比丘諸漏盡者則共愛敬尊重
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說此十法而可尊敬雨勢我等若見比丘
行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
丘於是彼大衆放高大音聲可修直道非不可修若
修直道非不可修者隨世中阿羅訶愛敬尊重供養
禮事若諸尊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羅訶
愛敬尊重供養禮事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及其眷
屬問曰阿難今遊何處尊者阿難答曰我今遊行此
王舍城竹林加蘭哆園阿難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

樂整頓可喜晝不喧闇夜則靖寂無有蚊蚋亦無蠅
蚤不寒不熱阿難樂住竹林加蘭哆園耶尊者阿難
答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樂
整頓可喜晝不喧闇夜則靖寂無有蚊蚋亦無蠅蚤
不寒不熱雨勢我樂住竹林加蘭哆園中所以者何
以世尊擁護故是時婆難大將在彼衆中婆難大將
白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樂
整頓可喜晝不喧闇夜則靖寂無有蚊蚋亦無蠅蚤
不寒不熱彼尊者樂住竹林加蘭哆園所以者何此
尊者行伺樂伺故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已語曰婆難

大將沙門瞿曇昔時遊行金鞞羅樂園中婆難大將
爾時我數往詣彼見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
行伺樂伺稱歎一切伺尊者阿難聞已告曰雨勢莫
作是說沙門瞿曇稱說一切伺所以者何世尊或稱
說伺或不稱說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沙門
瞿曇不稱說伺不稱說伺何等伺尊者阿難答曰雨勢
或有一貪欲所纏而起貪欲不知出要如真彼爲貪
欲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一伺世尊
不稱說復次雨勢或有一瞋恚所纏而起瞋恚不知
出要如真彼爲瞋恚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

是謂第二伺世尊不稱說復次雨勢睡眠所纏而起睡眠不知出要如真彼爲睡眠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三伺世尊不稱說復次雨勢疑惑所纏而起疑惑不知出要如真彼爲疑惑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四伺世尊不稱說雨勢世尊不稱說此四伺摩竭陀大臣雨勢曰曰阿難此四伺可憎可憎處沙門瞿曇不稱說所以者何正盡覺故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何等伺沙門瞿曇所稱說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雨勢世尊稱說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勢曰曰阿難此四伺可稱可稱處沙門瞿曇所稱說所以者何以正盡覺故阿難我事煩猥請退還歸尊者阿難告曰欲還隨意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尊者阿難所說善受善持卽從坐起繞尊者阿難三市而去是時梵志瞿默目捷連於摩竭陀大臣雨勢去後不久白曰阿難我所問事都不答耶尊者阿難告曰目捷連我實不答梵志瞿默目捷連白曰阿難我更有所問聽我問耶尊者阿難答曰目捷連汝可便問我聞當思梵志瞿默目捷連卽問曰阿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

訶解脫此三解脫有何差別有何勝如尊者阿難答
曰目捷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
羅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梵志瞿默
目捷連白曰阿難可在此食尊者阿難默然而受梵
志瞿默目捷連知默然受已卽從座起自行澡水極
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極令飽滿食
訖舉器行澡水竟取一小牀別坐聽法尊者阿難爲
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爲彼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尊者阿難所說如是摩竭陀大臣
雨勢眷屬及梵志瞿默目捷連聞尊者阿難所說歡

喜奉行

梵志品象跡喻經第五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卑盧異學平旦則從舍衛國出往詣佛所稽首作禮
却坐一面佛爲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
便爲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卑盧
異學佛爲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卽從座起稽
首佛足繞三匝而去爾時生聞梵志乘極好白乘與
五百弟子俱以平旦時從舍衛出至無事處欲教弟
子諷讀經書生聞梵志遙見卑盧異學來便問婆蹉

晨起從何處來卑盧異學答曰梵志我見世尊禮事
供養來生聞梵志問曰婆蹉頗知沙門瞿曇空安靜
處學智慧耶卑盧異學答曰梵志何等人可知世尊
空安靜處學智慧耶梵志若知世尊空安靜處學智
慧者亦當如彼但梵志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
義我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
弟子聖衆善趣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
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我亦
如是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義我必信世尊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而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云

何四句義梵志智慧利利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
無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
我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
問若不能答便伏捨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
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
得如此第一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如是智慧梵
志智慧居士智慧沙門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無
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我
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問

若不能答便伏捨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得如此第四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梵志我所讀書有此四句義我因此四句義故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生聞梵志語曰婆蹉汝大供養沙門瞿曇所因所緣歡喜奉行畢盧異學答曰梵志如是如是我極供養於彼世尊亦極稱譽一切世間亦應供養彼時生聞梵志聞此義已卽從乘下右膝著地叉手向於勝林給孤獨園

再三作禮南無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如是至三已還乘極好白乘往詣勝林給孤獨園到彼乘地卽便下乘步進詣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生聞梵志向與畢盧異學共所論事盡向佛說世尊聞已告曰梵志畢盧異學說象跡喻猶不善作亦不具足如象跡喻善作具足者今爲汝說當善聽之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不信者於此林中復有母象名加梨窺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卽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

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加羅梨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卽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婆和菟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卽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彼尋此跡已見大象跡大象跡方極長極廣周而徧著正深入地及見彼象或去或來或住或走或立或臥見彼象已便作是念若有此跡必是大象梵志如是若世中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

梵志乃至天人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彼所說法或居士居士子聞已得信於如來正法律彼得信已便作是念在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廣大我今在家爲鏤所鏤不得盡形壽淨修梵行我寧可捨於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出家已捨親族相受比丘

要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彼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彼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恚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彼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彼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彼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

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羣黨不樂羣黨不稱說羣黨事彼於兩舌淨除其心彼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隱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彼離綺語斷於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隨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彼離治生斷於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

其心彼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彼於受寡婦
童女淨除其心彼離受奴婢斷受奴婢彼於受奴婢
淨除其心彼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彼於受
象馬牛羊淨除其心彼離受雞猪斷受雞猪彼於受
雞猪淨除其心彼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彼
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彼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
稻麥豆彼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彼離酒斷酒彼
於飲酒淨除其心彼離高廣大牀斷高廣大牀彼於
高廣大牀淨除其心彼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
鬘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

心彼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
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彼離受生色像
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彼離
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彼於過中食
淨除其心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復行極知足衣取覆
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
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
足復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
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想亦不味色謂忿
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

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想亦不味法謂念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復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覺語默皆正知之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正知出入復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冢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

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掘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爲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掘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爲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彼離喜欲捨無

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
室逮第三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掘如來所行
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爲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趣彼樂滅苦滅喜憂
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梵志
是謂如來所掘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爲
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
衆善趣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輭善住
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
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

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
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
是謂如來所掘如來所行如來所服彼以此爲訖世
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衆善
趣梵志於意云何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耶生聞梵
志答曰唯然瞿曇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生聞梵志
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
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
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及卑盧異學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聞德經第六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生聞梵志中後徜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梵志恣
汝所問生聞梵志即便問曰沙門瞿曇弟子或有在
家或有出家學道以何義故博聞誦習耶世尊答曰
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學道所以博聞誦習
欲自調御欲自息止自來滅訖梵志我弟子或有在
家或出家學道以此義故博聞誦習生聞梵志復問

曰瞿曇博聞誦習有差別耶博聞誦習有功德耶世
尊答曰梵志博聞誦習而有差別博聞誦習則有功德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博聞誦習有何差別有何
功德耶世尊答曰梵志多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
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
不憂感愁煩啼哭不摧身懊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
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
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不憂感愁煩啼哭不摧身
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
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解

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感愁煩啼哭不推身懊
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
解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感愁煩啼哭不推身
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
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
常念出家學道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
悉無常念出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
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
悉無常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已剃除

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
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
能忍饑渴寒熱蚊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
忍之身遇諸疾極爲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
堪耐梵志若多聞聖弟子能忍饑渴寒熱蚊蠅蚤
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爲苦痛
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者梵志是謂博聞誦
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
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
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

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
生恐怖已心終不著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
生恐怖已心終不著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
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若生三惡不善之
念欲念恚念及害念爲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
梵志若多聞聖弟子若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
及害念爲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
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
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梵志若
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

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
梵志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
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梵
志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
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者
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
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
間一往來已則得苦邊梵志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
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則得苦
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

梵志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
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梵志若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
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者梵志
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
聖弟子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
就遊慧觀斷漏而知漏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有息解
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慧觀斷漏
而知漏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
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
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
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梵志是謂
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生聞梵志復問世尊
此博聞誦習有此差別有此功德頗更有差別更有
功德最上最妙最勝耶世尊答曰梵志此博聞誦習
有此差別有此功德更無差別更無功德最上最妙
最勝者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

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何苦經第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問生聞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學道者有何苦耶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爲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爲苦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爲苦出家學道者云何以自在爲苦耶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不增長金銀真珠瑠璃水精悉不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長爾時在家憂苦愁感因此故在家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若出家學道者行隨其欲行隨悲癡爾時出家學道憂苦愁感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爲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爲苦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樂出家學道者有何樂耶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自在爲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爲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以自在爲樂出家學道者云何以不自在爲樂耶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得增長金銀真珠瑠璃水精皆得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長爾時在家快樂歡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樂歡喜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爲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爲樂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無利義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有利義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共諍者必無

利義若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云何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耶世尊答曰梵志若時天及人鬪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憂苦愁感因此故天及人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若時天及人不鬪諍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快樂歡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樂多歡喜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饒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饒益必得其樂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行於非

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天及人云何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世尊答曰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惡口意行非法及行惡者爾時天及人必當減損阿修羅必當興盛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護其身口意行如法守護口意者爾時天及人必當興盛阿修羅必當減損梵志如是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

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觀惡知識世尊答曰梵志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惡知識猶如月耶世尊答曰梵志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日日盡去梵志有時月乃至於盡都不復見梵志惡知識人於如來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則於後時而不孝順亦不恭敬所行不順不立正智不起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梵志有時此惡知識教滅善法猶如月盡梵志如是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生聞梵志復問

曰瞿曇云何觀善知識世尊答曰梵志當觀善知識
猶如月也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善知識
猶如月耶世尊答曰梵志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日
日增長梵志或時月十五日其殿豐滿梵志如是善
知識於如來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於後時孝順
恭敬所行隨順立於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長信持
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增長梵志有時彼善知識善
法具足如十五日月梵志如是當觀善知識猶如月
也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譬如月無垢 遊於虛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世間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
興起雲雷電 雨下極霽霈 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施飲食豐足
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 如天降時雨
彼福雨廣大 施主之所雨 財物多名譽
得生於善處 彼當受於福 死已生天上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音釋

新編 卷之三

蚊蚋

蚊無分切蚋莫根切

蠅蒼蠅

蚤

蚤音早齧人

猥

並齧人之飛蟲也

狹

狹胡夾切

蠅

蠅古渾切

蟻

古猛切

脂粉

脂陟離切

粉切燕脂也

粉方吻切

倡妓

倡音昌

良切妓奇寄切

懊惱

懊惱恨痛也

霧霈

霧霈霈音貝切

霈

霈音貝切

又水廣及貌

金壇干玉德為

亡父見素府君

母虞太安人

施刻此

兩七錢

崇禎十六年

季秋月

本邑顧龍山識

九千三百九十六

個該

銀四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七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何欲經第八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利利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
耶世尊答曰刹利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所立以刀
依於人民以自在為訖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居士何
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居士者欲得財

物行於智慧立以技術依於作業以作業竟爲訖生
聞梵志問曰瞿曇婦人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婦人者欲得男子行於嚴飾立以兒子依
於無對以自在爲訖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偷劫何欲
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偷劫者欲不與取
行隱藏處所立以刀依於闇冥以不見爲訖生聞梵
志問曰瞿曇梵志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
答曰梵志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立以經書依於齋
戒以梵天爲訖生聞梵志問曰瞿曇沙門何欲何行
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沙門者欲得真諦行於

智慧所立以戒依於無處以涅槃爲訖生聞梵志白
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
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
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梵志品鬱瘦歌羅經第九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爾時
鬱瘦歌羅梵志中後徬徬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
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恣汝
所問鬱瘦歌羅梵志卽便問曰瞿曇梵志爲四種姓

施設四種奉事爲梵志施設奉事爲刹利居士工師
施設奉事瞿曇梵志爲梵志施設奉事梵志應奉事
梵志刹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梵志瞿曇此四種姓
應奉事梵志瞿曇梵志爲刹利施設奉事刹利應奉
事刹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刹利瞿曇此三種姓應
奉事刹利瞿曇梵志爲居士施設奉事居士應奉事
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居士瞿曇此三種姓應奉事居
士瞿曇梵志爲工師施設奉事工師應奉事工師誰
復下賤應施設奉事工師唯工師奉事工師世尊問
曰梵志諸梵志頗自知爲四種姓

種奉事爲

梵志施設奉事爲刹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耶鬱瘦
歌羅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作是說我
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梵志不自知
爲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爲梵志施設奉事爲刹利
居士工師施設奉事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
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爲諸梵
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爲四種姓施
設四種奉事爲梵志施設奉事爲刹利居士工師施
設奉事世尊問曰梵志云何奉事若有奉事因奉事
故有如無勝者爲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

勝無如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
有如無勝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
事故有如無勝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
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
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爲是奉事耶鬱瘦歌羅梵
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
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
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
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勝無

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
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
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問彼
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爲
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爲是奉
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爲是
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
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
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
無如者爲是奉事耶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

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
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
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
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
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
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
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世
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
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
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

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
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
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
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
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
是奉事耶鬱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
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
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
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
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

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不顛倒自由自在我問彼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

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爲是奉事耶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亦如是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

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
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
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鬱瘦歌羅梵志白曰瞿
曇梵志爲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爲梵志施設
自有財物爲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瞿曇梵
志爲梵志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爲梵志施設
乞求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
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
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爲梵志施設乞求
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

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瞿曇梵志爲刹利施設
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爲刹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
若刹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
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
利如是瞿曇梵志爲刹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若刹
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
已則便失利瞿曇梵志爲居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
曇梵志爲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
作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
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

志爲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作者
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瞿
曇梵志爲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爲工師
施設麻自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
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
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爲工師施設麻自
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
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世尊問曰梵志諸梵志頗自
知爲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爲梵志施設自有
財物爲刹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耶鬱瘦歌羅

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說我於此世天
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不自知爲四種姓施設
四種自有財物爲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爲刹利居士
工師施設自有財物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
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爲諸梵
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爲四種姓施
設四種自有財物爲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爲刹利居
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
法爲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
有財物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於此虛

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鬱瘦
歌羅梵志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
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
諸法爲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
自有財物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能行
慈心無結無怨無患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鬱
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
患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
知諸法爲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
設自有財物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

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有生刹利族梵志
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梵志於意
云何爲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
垢極淨耶爲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
洗浴去垢極淨耶爲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
洗浴去垢極淨耶鬱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彼一切
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如是梵志
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爲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
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
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刹

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
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梵志於意云何爲利利族
梵志族者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
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爲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
猪狗槽伊蘭檀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
火長養耶爲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
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鬱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
彼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
之生火長養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爲人施
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世

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
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一切火皆有熾有
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爲彼火獨有熾有色有熱
有光能作火事耶爲彼火獨無熾無色無熱無光不
能作火事耶爲彼一切火皆有熾有色有熱有光皆
能作火事耶鬱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若百種人皆
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彼一
切火皆有熾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
有熾有色有熱有光能爲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
獨無熾無色無熱無光不能爲火事者亦無是處但

瞿曇彼一切火皆有燠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爲人施設息止法滅
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世尊問曰梵志
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
鑽鑽之生火長養彼或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
燠生色生熱生煙頗有燠色熱煙燠色熱煙而差別
耶鬱瘦歌羅梵志答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
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若有人以燥
草木著其火中生燠生色生熱生煙我於彼火燠色
熱煙燠色熱煙不能施設有差別也世尊告曰梵志

如是我所得火所得不放逸能滅放逸及貢高慢我
於此火火亦不能施設有差別也鬱瘦歌羅梵志白
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
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
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鬱瘦歌羅梵志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梵志品阿攝和經第十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衆多梵志於拘薩羅集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
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

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
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彼作是念諸賢
爲誰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彼
復作是念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爲父母所舉受生
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
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和羅延
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
詰諸賢可共詣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所向說此事
隨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所說我等當受於是拘薩
羅衆多梵志卽詣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所共相問

訊却坐一面語曰摩納我等衆多梵志於拘薩羅集
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
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
從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
淨施設顯示我等作是念諸賢爲誰有力能至沙門
瞿曇所作以此事如法難詰我等復作是念阿攝和
羅延多那摩納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
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
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有力能
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和羅延

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阿
攝和羅延多那摩納語諸梵志曰諸賢沙門瞿曇如
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拘薩羅衆多梵
志語曰摩納汝未有屈事未可豫自伏所以者何阿
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
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
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有
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和
羅延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
詰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爲拘薩羅衆多梵志默然

而受於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與彼拘薩羅衆多
梵志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
所問聽我問耶世尊告曰摩納恣汝所問阿攝和羅
延多那便問曰瞿曇諸梵志等作如是說梵志種勝
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
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未知沙
門瞿曇當云何說世尊告曰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
納頗聞餘尼及劔浮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
奴奴作大家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我
聞餘尼及劔浮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

作大家也如是摩訶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訶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尊問曰摩訶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爲不然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訶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摩訶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

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訶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尊問曰摩訶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能行慈心無誥無怨無患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不然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訶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誥無怨無患無諍刹利居士工師亦然如是摩訶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

多那摩納白白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摩納於意云何爲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爲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爲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彼

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梅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摩納於意云何爲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

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
養耶爲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猪狗槽伊蘭檀
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爲一
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
火長養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彼一切
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
長養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
利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
和羅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
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

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
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彼
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
養彼一切火皆有燐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爲
彼火獨有燐有色有熱有光能作火事耶爲彼火獨
無燐無色無熱無光不能作火事耶爲彼一切火皆
有燐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耶阿攝和羅延多
那摩納白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
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彼一切火皆有燐有色
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有燐有色有熱有

光能爲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獨無燠無色無熱
無光不能爲火事者亦無是處瞿曇但彼一切火皆
有燠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如是摩納梵志若
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白曰
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白曰
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
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
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世
尊告曰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卽彼之數若生梵志
族者卽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卽工師

族數摩納猶若如火隨所生者卽彼之數若因本生
者卽本火數若因草糞薪生者卽薪火數如是摩納
此身隨所生者卽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卽梵志族
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卽工師族數世尊問曰
摩納於意云何若刹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
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
說彼爲刹利爲梵志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
瞿曇刹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
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說彼刹利亦不
說梵志瞿曇我但說彼他身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

者卽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卽梵志族數若生刹利
居士工師族者卽工師族數世尊問曰摩納若梵志
女與刹利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
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說彼爲梵志爲刹利耶
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女與刹利男
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
似父母我不說彼梵志亦不說刹利瞿曇我但說彼
他身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卽彼之數若生梵志
族者卽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卽工師
族數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人有衆多草馬放

一父驢於中一草馬與父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
生駒汝云何說彼爲驢爲馬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
納答曰瞿曇若有草馬與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
生駒我不說彼驢亦不說馬瞿曇我但說彼騾也如
是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卽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
卽梵志族數若生刹利居士工師族者卽工師族數
世尊告曰摩納乃往昔時有衆多仙人共往無事高
處生如是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
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
彼口生梵梵所化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羅聞衆多

仙人共住無事高處生如是惡見已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屨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於是共住無事高處有一仙人見阿私羅仙人提鞞羅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屨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見已往詣共住無事高處衆多仙人所便作是語諸賢今有一人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屨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我等寧可共往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耶於是共住無事高處衆多仙人卽往詣彼阿私羅仙人提鞞羅所到已共呪汝作灰

汝作灰如其呪法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者如是如是光顏益好身體悅澤彼衆多仙人便作是念我等本呪汝作灰汝作灰者彼卽作灰我今呪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等如其呪法呪此人此人光顏益好身體悅澤我寧可問卽便問之汝爲是誰阿私羅仙人提鞞羅答曰諸賢汝等頗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羅耶答曰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羅復語曰我卽是也彼衆多仙人卽共辭謝阿私羅仙人提鞞羅曰願爲忍恕願爲忍恕我等不知尊是阿私羅仙人提鞞羅耳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羅語諸仙人曰我已相恕汝

等實生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
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
口生梵梵所化彼諸仙人答曰如是阿私羅復問諸
仙人曰汝等爲自知已父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
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彼父復父乃至七世父彼
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
等爲自知已母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
志夫非非梵志彼母復母乃至七世母彼梵志取梵
志夫非非梵志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頗自知
受胎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會受胎父

母合會無漏堪耐香陰已至阿私羅此事等會入於
母胎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頗知受生爲男爲女知
所從來爲從刹利族來梵志居士工師族來耶爲從
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來耶彼諸仙人答曰不知阿私
羅復語彼仙人曰諸賢不見不知此者汝等不知受
胎誰從何處來爲男爲女爲從刹利來梵志居士工
師來爲從東方南西北方來然作是說梵志種勝餘
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
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摩納彼住
無事高處衆多仙人爲阿私羅仙人提鞞羅如是善

教善訶不能施設清淨梵志呪汝師徒著彼草衣於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爲世尊面訶詰責內懷愁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於是世尊面訶詰責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已復令歡悅即便告曰摩納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二不學問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爲先施誰第一坐第一澡水第一食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好學問者必先施彼第一坐第一澡水第一食也世尊復問曰摩納復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然不精進喜行惡法二不學問然好精

進喜行妙法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爲先施誰第一坐第一澡水第一食耶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雖不學問而好精進喜行妙法者必先施彼第一坐第一澡水第一食也世尊告曰摩納汝先稱歎學問後稱歎持戒摩納我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汝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於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卽從座起欲稽首佛足爾時彼大衆唱高大音聲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如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

令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爾時世尊知彼大眾心之所念告曰止止阿攝和羅延多那但心喜足可還復坐我當爲汝說法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爲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爲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佛爲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卽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是時拘薩羅衆多梵志還去不遠種種言語責數阿攝和羅延多那欲何等作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爲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爲眼入林中而反失眼還阿攝和羅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爲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爲飲入池而反渴還阿攝和羅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爲沙門瞿曇所降伏還阿攝和羅延多那欲何等作於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語拘薩羅衆多梵志曰諸賢我前已說沙門瞿曇如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佛說如是阿攝和羅延多那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第三念誦訖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七

音釋

澡豆

澡子皓切澡豆或謂皂莢也

燥

先到切乾燥也

以鑽鑽之

上鑽祖貫切木

鑽也下鑽祖官切穿也

煥

正作燄以贈切火光也

詰

去吉切責也問也

繖

蘇旱切蓋

也屨蘇協切屨也

金沙居士于玉德爲亡姪鑒之施資刻此卷以資冥福計字八千六百零五個該銀四兩七錢三分三厘
崇禎十七年仲春月顧龍山識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鸚鵡鬚閑提

婆羅婆遊堂

須達梵波羅

黃蘆園頭那

阿伽羅訶那

阿蘭那梵摩

梵志品鸚鵡經第十一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爾時鸚鵡摩納都題子少有所爲往至王舍城寄宿居士家於是鸚鵡摩納都題子問所寄宿居士曰頗有沙門梵志宗主衆師統領大衆爲人所尊令我隨時往見奉敬儻能因此敬奉之時得歡喜耶居士答曰有

也天愛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天愛自可
隨時往見詣彼奉敬或能因此奉敬之時心得歡喜
鸚鵡摩納卽復問曰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見之
居士答曰沙門瞿曇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哆園便
可往見於是鸚鵡摩納從所寄宿居士家出往詣竹
林加蘭哆園鸚鵡摩納遙見世尊在樹林間端正姝
好猶星中月光曜暉暉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
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便
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

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恣汝所問鸚鵡摩納問曰瞿
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得善解則知如法出家學
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云何世尊告曰此事
不定鸚鵡摩納白曰瞿曇願今爲我分別此事世尊
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具分別說鸚鵡
摩納受教而聽佛言摩納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
邪行者我不稱彼所以者何若在家及出家學道行
邪行者不得善解不知如法是故摩納若有在家及
出家學道行邪行者我不稱彼摩納若有在家及出
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

出家學道行正行者必得善解則知如法是故摩納
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摩納我
如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
志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爲真諦餘者虛
妄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有大
利有大功德出家學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
云何世尊告曰此事不定鸚鵡摩納白曰瞿曇願復
爲我分別此事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
爲汝具分別說鸚鵡摩納受教而聽佛言摩納若在
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

大果無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
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如是摩納若在
家者亦復如是摩納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
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猶如治生
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
無大功德如是摩納出家學道亦復如是摩納若在
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
果報有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
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如是摩納若在
家者亦復如是摩納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

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猶如治生
少有災患少有鬭諍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
有大功德如是摩訶出家學道亦復如是摩訶我如
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志
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爲真諦餘者虛妄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彼諸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
有大功德作福得善世尊告曰若諸梵志施設五法
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在此衆今可說耶
鸚鵡摩訶白曰瞿曇我無不可所以者何瞿曇於今
現在此衆世尊告曰汝便可說鸚鵡摩訶白曰瞿曇

善聽瞿曇梵志施設第一真諦法有大果報有大功
德作福得善第二誦習第三熱行第四苦行瞿曇梵
志施設第五梵行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世
尊告曰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
福得善彼梵志中頗有一梵志作如是說我此五法
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鸚鵡摩訶
白世尊曰無也瞿曇世尊告曰頗有師及祖師至七
世父母作如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
作證已施設果耶鸚鵡摩訶白世尊曰無也瞿曇爾
時世尊問曰摩訶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

流布經書誦習經典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
提婆四曰毗奢蜜哆羅五曰夜婆陀捷尼六曰應疑
羅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十曰婆和
謂今諸梵志卽彼具經誦習持學彼頗作是說我此
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也鸚鵡
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但諸梵志因信受持世尊
告曰若於諸梵志無一梵志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
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亦無師及祖
師乃至七世父母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
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

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一曰夜吒二曰婆摩
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羅五曰夜婆陀捷尼
六曰應疑羅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
十曰婆和謂今諸梵志卽彼具經誦習持學彼無作
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
果報摩納彼諸梵志不以此故於信向中無根本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實無根本但諸梵志聞已受持
世尊告曰猶衆盲兒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見於後
亦不見中彼在中者不見於前亦不見後彼在後者
不見於中亦不見前摩納所說諸梵志輩亦復如是

摩訶前說信而後復說聞鸚鵡摩訶瞋恚世尊憎嫉
不悅誹謗世尊指擿世尊罵詈世尊應誹謗瞿曇應
指瞿曇應墮瞿曇語世尊曰有一梵志名弗袞袞娑
羅姓直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
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
虛妄不眞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
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於是世尊便
作是念鸚鵡摩訶都題子瞋恚於我憎嫉不悅誹謗
於我指擿於我罵詈於我應誹謗瞿曇應指瞿曇應
墮瞿曇而語我曰瞿曇有梵志名弗袞袞娑羅姓直

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
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
眞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
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世尊知己告曰摩訶
梵志弗袞袞娑羅姓直清淨化彼知一切沙門梵志
心之所念然後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
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
妄不眞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
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耶鸚鵡摩訶答
曰瞿曇梵志弗袞袞娑羅姓直清淨化自有一婢名

曰不尼尚不能知心之所念況復欲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耶若使知者終無是處世尊告曰猶人生盲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者無好惡色亦無見好惡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盲人作如是說爲真實耶鸚鵡摩納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者有好惡色亦有見好惡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言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

盲人作是說者爲不真實摩納梵志弗袈裟娑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如生盲無目人耶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如盲瞿曇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謂商伽梵志生聞梵志弗袈裟娑羅梵志及汝父都題若彼所說可不可有真無真有高有下耶鸚鵡摩納答世尊曰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謂商伽梵志生聞梵志弗袈裟娑羅梵志及我父都題彼所說者於我意者欲令可莫令不可欲令真莫令不真欲令高莫令下彼時世尊問曰

摩訶梵志弗袈裟婆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爲不可無有可耶非爲不真無有真耶非爲至下無有高耶鸚鵡摩訶答世尊曰實爾瞿曇復次摩訶有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云何爲五摩訶欲第一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摩訶恚身見戒取疑第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摩訶於意云何爲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摩訶梵志弗

袈裟婆羅姓直清淨化爲欲所染欲所穢染欲觸欲倚著於欲入於欲中不見災患不知出要而行於欲彼爲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復次摩訶有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彼有愛色欲相應甚可於樂云何爲五目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摩訶於意云何衆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樂生喜不復是過耶鸚鵡摩訶白世尊曰如是瞿曇世尊問曰摩訶於意云何若因草木而然火及離草木而然火何者光燄最上最妙最勝耶鸚鵡摩訶

白曰瞿曇若離草木而然火者終無此處唯有如意
足力瞿曇若離草木而然火者彼光燄最上最妙最
勝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摩訶若離草木而然火者終
無是處唯有如意足力若離草木而然火者彼光燄
最上最妙最勝我今假說摩訶如因草木而然火者
如是衆生所生喜樂謂因欲惡不善之法不得捨樂
及於止息摩訶如離草木而然火者如是衆生所生
捨樂謂因離欲從諸善法而得捨樂及於止息世尊
告曰摩訶於意云何有一梵志作齋行施或從東方
有利利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第一坐第一

澡水第一飲食彼於其中不得第一坐第一澡水第
一飲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南方有梵志童子
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淨妙食彼於其中不得淨
妙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西方有居士童子來
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饒食彼於其中不得豐饒
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北方有工師童子來彼
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足食彼於其中不得豐足食
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摩訶彼諸梵志行如是施施設
何等報耶鸚鵡摩訶白曰瞿曇梵志不如是心行於
布施使他生怨恨而懷憎嫉瞿曇當知梵志以慳傷

心而行於施以慙傷心而行施已便得大福世尊告
曰摩納梵志非爲施設第六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
作福得善耶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如是瞿曇世尊問
曰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
福得善汝見此法多在何處爲在家耶爲出家學道
耶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
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
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
多有憎諍彼不能得守護誠諦瞿曇出家學道者少
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彼必能得守護誠

諦瞿曇彼誠諦者我見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所
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多有憎諍
彼不得行施不得誦習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瞿
曇出家學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
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苦行得行梵行瞿曇行梵
行者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世尊告曰
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
得善者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爲心若心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爲修彼故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比丘守護誠
諦者彼因守護誠諦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喜及悅

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爲心若心無結無怨
無恚無諍爲修彼故如是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
苦行得行梵行彼因行梵行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
喜及悅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爲心若心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
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
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
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摩納猶如有
人善吹於螺彼若有方未曾聞者彼於夜半而登高

山極力吹螺出微妙聲遍滿四方如是比丘心與慈
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
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
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
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天及餘天若有求天要求天
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
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天及餘天汝觀於彼誰得作
天及餘天耶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天要求天

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必得作天或餘天也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汝觀於彼誰得作梵天及餘梵天耶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得作梵天或餘梵天鸚鵡摩納問曰瞿曇知梵

道跡耶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納於意云何那羅歌羅村去此衆不遠耶鸚鵡摩納答曰不遠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汝於此衆告一人曰汝往至彼那羅歌羅村到便即還彼受汝教速疾往至那羅歌羅村到便即還彼往反已汝問道路謂於那羅歌羅村往反出入事彼人寧住不能答耶鸚鵡摩納答世尊曰不也瞿曇世尊告曰摩納彼人往反於那羅歌羅村問道路事乃可得住而不能答若問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道跡者終不暫住而不能答鸚鵡摩納白世尊曰沙門瞿曇無著大伺此事具足

謂問梵道跡能速答故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鸚鵡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鬚閑提經第十二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婆羅婆第一靜室坐於草座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劍摩瑟曇次第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往詣一林至晝行處爾時世尊入於彼林至一樹下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於是鬚閑提異學中

後彷彿往詣婆羅婆第一靜室鬚閑提異學遙見婆羅婆第一靜室有布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鬚閑提異學見已問曰婆羅婆第一靜室誰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婆羅婆梵志答曰鬚閑提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彼第一靜室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鬚閑提異學語曰婆羅婆我今不可見見不可聞聞謂我見沙門瞿曇臥處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

也婆羅婆語曰鬚閑提汝不應以此事罵彼沙門瞿曇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多有慧刹利慧梵志慧居士慧沙門慧若說慧者皆得聖智鬚閑提我欲以此義向彼沙門瞿曇說爲可爾不鬚閑提語曰婆羅婆若欲說者則隨汝意我無所違婆羅婆若見沙門瞿曇者我亦說此義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也爾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婆羅婆梵志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婆羅婆梵志第一靜室於草座上敷尼師壇結跏趺坐婆羅婆梵志遙

見世尊在樹林間端坐妹好猶星中月光曜晔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進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婆羅婆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草座處耶婆羅婆梵志答世尊曰如是瞿曇我亦欲以此事向沙門瞿曇說然沙門瞿曇我未說已自知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世尊與婆羅婆梵志共論此事鬚閑提異學於後徬徬往詣婆羅婆第一靜室世尊遙見鬚閑提異學來已而作是說鬚閑提不調御眼根不密守護而不修者必受苦報彼於

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者必得樂報
鬚開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
可用耶鬚開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曇鬚開提如
是耳鼻舌身根不調御意根不密守護而不修者必
受苦報彼於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
者必得樂報鬚開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
敗壞地者無可用耶鬚開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
曇世尊問曰鬚開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
彼眼知色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眼知色
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眼知色

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
色欲爲色愛所食爲色熱所熱彼眼知色愛念意樂
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開提於意云
何若有此樂因愛因色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
賤故不樂彼鬚開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答世尊曰
不也瞿曇鬚開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如
是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
應彼於後時捨身知觸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彼身知觸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
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觸欲爲觸愛所食爲觸熱所

熱彼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
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見此樂因愛因觸樂
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
於彼有所說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世尊問曰鬚閑
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五欲功德愛念意
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集滅味患出
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欲爲欲愛所
食爲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
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

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
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鬚
閑提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得五欲功德易不難得愛
念意樂可欲相應我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集滅味
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我見人未離欲爲欲愛
所食爲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
時見已我不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
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稱彼薄賤
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答世尊曰

經
不也瞿曇世尊告曰鬚閑提猶如居士居士子極大
富樂資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諸生活具種種
豐饒彼得五欲易不難得彼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
臨死之時不樂捨五欲功德身壞命終復昇善處得
生天上具足行五欲功德鬚閑提此天及天子寧當
捨天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念耶答世尊曰不也
瞿曇所以者何人間欲者臭處不淨意甚穢惡而不
可向憎諍極苦瞿曇於人間欲天欲最上最妙最勝
若彼天及天子捨於天上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
念者終無是處如是鬚閑提我斷人間欲度於天欲

剗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
德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我見人未離
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
欲相應行時見已我不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
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
稱彼薄賤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世尊告曰鬚閑提猶人病癰身
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擗瘡開臨火坑炙鬚閑提於意
云何若病癰人身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擗瘡開臨火
坑炙如是寧得除病有力不壞諸根爲脫癰病身體

完健平復如故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若病癰人身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癰瘡爲樂鬚閑提如病癰人身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癰瘡爲樂鬚閑提如是衆生未離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而行於欲鬚閑提如是衆生未離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爲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

欲離欲愛謂行於欲世尊告曰鬚閑提猶王及大臣得五所欲易不難得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如是鬚閑提衆生未離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而行於欲鬚閑提若衆生未離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而行欲者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爲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鬚閑提猶病癰人身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有人爲彼

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與其像好藥
與其像好藥已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
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若見人有癩病身體
爛熟爲蟲所食抓擗瘡開臨火坑炙鬚開提彼人見
已寧復意樂稱譽喜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
何有病須藥無病不須鬚開提於意云何若彼癩人
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
有二力士強捉彼人臨火坑炙彼於其中惶惶迴避
身生重熱鬚開提於意云何此火坑者於今更熱大
苦可患甚於本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其本病癩身

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擗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火樂
更樂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瞿曇彼人於今除病得
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彼於苦
火苦更樂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鬚開提如病癩人
身體爛熟爲蟲所食抓擗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火
樂更樂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如是鬚開提衆生不
離欲爲欲愛所食爲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彼於苦欲
有樂欲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鬚開提猶如彼人除
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彼
於苦火苦更樂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如是鬚開提

我於苦欲有苦欲想得如真實無顛倒想所以者何
鬚閑提過去時欲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
淨苦更觸未來現在欲亦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
可向憎淨苦更觸鬚閑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無
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鬚閑提異學曰世尊曰瞿曇
我亦曾從耆舊尊德長老久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
利涅槃第一樂世尊問曰鬚閑提若汝曾從耆舊尊
德長老久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鬚
閑提何者無病何者涅槃耶於是鬚閑提異學身即
是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兩

手捫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世尊語
曰鬚閑提猶如生盲從有目人聞其所說白淨無垢
白淨無垢彼聞此已便求白淨有諂誑人而不爲彼
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則以垢膩不淨之衣持往
語曰汝當知之此是白淨無垢之衣汝以兩手敬受
披身彼盲子喜即以兩手敬受披身而作是說白淨
無垢白淨無垢鬚閑提彼人爲自知說爲不知說爲
自見說爲不見說鬚閑提異學答曰瞿曇如是說者
實不知見世尊語曰如是鬚閑提如盲無目身即是
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兩手

捫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鬚閑提汝尚不識於無病何況知見於涅槃耶言知見者終無是處鬚閑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

無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樂 諸道入正道

住安隱甘露

彼衆多人並共聞之衆多異學聞此偈已展轉相傳不能知義彼既聞已而欲求教彼並愚癡還相欺誑彼自現身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所長常覆按摩澡浴強忍破壞磨滅離散之法然見神受神緣受則有緣有則生緣生則老死緣老死則愁感啼哭憂苦

懊惱如是此生純大苦陰於是鬚閑提異學卽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我今極信沙門瞿曇唯願瞿曇善爲說法令我得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世尊告曰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爲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猶生盲人因他往語汝當知之此是青色黃赤白色鬚閑提彼生盲人頗因他說知是青色黃赤白色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如是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爲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我爲汝說知其像妙藥令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閑提若汝聖

慧眼得清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鬚開
提猶生盲人有諸親親爲彼慈愍求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故爲求眼醫彼眼醫者與種種治或吐或下
或灌於鼻或復灌下或刺其脉或令淚出鬚開提儻
有此處得淨兩眼鬚開提若彼兩眼得清淨者則便
自見此是青色黃赤白色見彼垢膩不淨之衣便作
是念彼卽怨家長夜則以垢膩之衣欺誑於我便有
憎心鬚開提此人儻能殺害於彼如是鬚開提我爲
汝說如其像妙藥令示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開提
若汝聖慧眼得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鬚開提有四種法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云何爲四
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
鬚開提汝當如是學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
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鬚開提當學如是鬚開提汝親
近善知識恭敬承事已便聞善法聞善法已便善思
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
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云何
知苦如真謂生苦苦病苦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
苦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如是知苦如真云何知
苦集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

如是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滅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滅無餘斷捨吐盡無欲沒息止如是知苦滅如真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爲八如是知苦滅道如真說此法已鬚閑提異學遠塵離垢諸法眼生於是鬚閑提異學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卽從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令我得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世尊告曰善來比丘修行梵行鬚閑提異學卽是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鬚閑提出

家學道受具足知法已至得阿羅訶佛說如是尊者鬚閑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音釋

姝

春朱切

指擿

擿陟華切亦指也謂指數其非也

癩

落蓋切惡疾也

抓擿

姝

美好也

指擿

謂指數其非也

癩

落蓋切惡疾也

抓擿

抓

側交切搔也

灸

火之石切近

惺惶

惺諸良切惶胡

也

也

癰疽也

臙

女利切切

刺

七賜切

脉

中

者爲脉又脉幕

也

謂幕絡一體也

金

沙于門潘氏施資刻此

卷

計

字八千九百二十個

該

銀四兩九錢零六厘

崇

禎十七年仲春月

顧龍山識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婆羅婆堂經第十三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
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羅婆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
至苦而語之曰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
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
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
沙門爲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

大過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爲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遙見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爲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見已語曰賢者婆羅婆當知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爲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賢者婆羅婆可共詣佛或能因此從佛聞法於是婆私吒及婆羅婆卽詣佛所稽首作禮從後經行世尊廻顧告彼二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

見已不大責數耶彼卽答曰唯然世尊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至苦世尊問曰婆私吒諸梵志見已云何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耶答曰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而作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曰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爲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大過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如是極訶責數甚急至苦世尊告曰婆私吒彼諸梵志所說至惡因極無賴所以者何謂彼愚癡不善曉解不識良田不能自知

作如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所以者何婆私吒我此無上明行作證不說生勝不
說種姓不說憍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
學經書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應說生應說種姓應
說憍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婆
私吒若有計生計姓計慢者彼極遠離於我無上明
行作證婆私吒說生說姓說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
因坐因水所學經書者於我無上明行作證別復次
婆私吒謂有三種令非一切人人共諱雜善不善法
彼則爲聖所稱不稱云何爲三刹利種梵志種居士

種婆私吒於意云何刹利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
乃至邪見居士亦然非梵志耶答曰世尊刹利亦可
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梵志居士亦復
如是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梵志離殺斷殺不
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刹利居士爲
不然耶答曰世尊梵志亦可離殺斷殺不與取行邪
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刹利居士亦復如是世
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若有無量惡不善法是刹
利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有無量善法是梵志所行
非刹利居士耶答曰世尊若有無量惡不善法彼刹

利亦不可行梵志居士亦復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彼
梵志亦可行刹利居士亦復如是婆私吒若有無量
惡不善法一向刹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無量善
法一向梵志行非刹利居士者彼諸梵志可作是說
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
婆私吒見梵志女始婚姻時婚姻已後見懷妊時懷
妊已後見產生時或童男或童女婆私吒如是諸梵
志亦如世法隨產道生然彼妄言誣謗梵天而作是
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
若族姓子若干種姓若干種名捨若干族剃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我學道應作是念我等
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
吒彼族姓子入我正法律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
斷疑度惑無有猶豫於世尊法得無所畏是故彼應
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婆
私吒彼梵天者是說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是如來
今是如來無煩無熱不離如者是如來也婆私吒於
意云何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
拘娑羅王耶彼則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問曰婆私吒於
意云何若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

拘娑羅王如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我耶答世尊曰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者此無奇特若波斯匿拘娑羅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世尊者此甚奇特世尊告曰婆私吒波斯匿拘娑羅王不如是意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我沙門瞿曇種族極高我種族下沙門瞿曇財寶甚多我財寶少沙門瞿曇形色至妙我色不妙沙門瞿曇有大威神我威神小沙門瞿曇有善智慧我有惡智婆私吒但波斯匿拘娑羅王愛敬於法至重供養爲奉事

故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我爾時世尊告比丘曰婆私吒有時此世皆悉敗壞此世壞時若有衆生生是昱天彼於其中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風吹攪結構爲精合聚和合猶如熟酪以抨抨乳結構爲精合聚和合如是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風吹攪結構爲精合聚和合從是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爲味如蜜九味婆私吒有時此世還成復時若有衆生生是

昱天壽盡業盡福盡命終生此爲人生此間已妙色
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
虛空淨色久住婆私吒爾時世中無有日月亦無星
宿無有晝夜無月半月無時無歲婆私吒當爾之時
無父無母無男無女又無大家復無奴婢唯等衆生
於是有一衆生貪饕不廉便作是念云何地味我寧
可以指抄此地味嘗彼時衆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嘗
如是衆生既知地味復欲得食彼時衆生復作是念
何故以指食此地味用自疲勞我今寧可以手撮此
地味食之彼時衆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於彼衆生

中復有衆生見彼衆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便作是
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等寧可亦以手撮此地味
食時彼衆生卽以手撮此地味食若彼衆生以手撮
此地味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轉厚轉重轉堅若彼本
時有清淨色於是便滅自然生闇婆私吒世間之法
自然有是若生闇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宿
生星宿已便成晝夜成晝夜已便有月半月有時有
歲彼食味在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地味多者
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
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

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滅地味
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
地味奈何地味猶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說本字雖受
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婆私吒地味滅後
彼衆生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
酥色云何爲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肥住世久遠婆
私吒若有衆生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
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
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
慢及惡法故地肥便滅地肥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

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肥奈何地肥猶如今
人爲他所責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
亦復如是婆私吒地肥滅後彼衆生生婆羅有色香
味云何爲色猶如曇華色云何爲味如淖蜜丸味彼
食此婆羅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婆羅多者
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
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
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羅便滅婆羅
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
婆羅奈何婆羅猶如今人苦法所觸不說本字雖受

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婆私吒婆羅滅後
彼衆生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有穢藁長四寸
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無有生氣衆生食此
自然粳米如彼衆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衆生等便
生若干形或有衆生而生男形或有衆生而生女形
若彼衆生生男女形者彼相見已便作是語惡衆生
生惡衆生生婆私吒惡衆生生者謂說婦人也若彼
衆生生於男形及女形者彼衆生等則更相伺更相
伺已眼更相視更相視已則更相染更相染已便有
煩熱有煩熱已便相愛著相愛著已便行於欲若見

行欲時便以水石或以杖塊而擲打之便作是語咄
咄弊惡衆生作非法事云何衆生共作是耶猶如今
人迎新婦時則以幘華散或以華鬘垂作如是語新
婦安隱新婦安隱本所可憎今所可愛婆私吒若有
衆生惡不淨法憎惡羞恥懷漸愧者彼便離衆一日
二日至六七日半月一月乃至一歲婆私吒若有衆
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彼便作家而作是說此中作
惡此中作惡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舊
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中有一懶墮衆
生便作是念我今何爲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寧可

併取一日食直耶彼便併取一日食米於是有一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併取汝自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亦寧可併取明日所食米耶彼便併取明日米來復有一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併取明日米來汝自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今寧可併取七日食米來耶時彼衆生即便併取七日米來如彼衆生自然粳米極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皮穢刈至七日亦生皮穢隨所刈處卽不復生於是彼衆

生便共聚集極悲啼泣作如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我曹等儲畜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我等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爲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味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味多者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減地味減後我等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爲味如蜜

九味我等食地肥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
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
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
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肥便滅地肥滅
後我等生婆羅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曇華色云
何爲味如淳蜜九味我等食婆羅住世久遠我等若
食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
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共相輕慢言
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
羅便滅婆羅滅後我等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

有糠藁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無有
生氣我等食彼自然粳米如我等自然粳米極取積
聚彼宿粳米便生皮糠割至七日亦生皮糠隨所刈
處卽不復生我等寧可造作田種立標勝耶於是彼
衆生等造作田種豎立標勝於中有一衆生自有稻
穀而入他田竊取他稻其主見已便作是語咄咄弊
惡衆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入他田竊取他稻汝
今可去後莫復作然彼衆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其
主亦至再三見已便以拳擯牽詣衆所語彼衆曰此
一衆生自有稻穀而入我田竊取我稻然彼一衆生

亦語衆曰此一衆生以拳叔我牽來詣衆於是彼諸衆生共聚集會極悲啼泣而作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守田也所以者何因守田故便共諍訟有失有盡有相道說有拳相叔我等寧可於其衆中舉一端正形色極妙最第一者立爲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若可擯者當令彼擯若我曹等所得稻穀當以如法輪送與彼於是彼衆生中若有端正形色極妙最第一者衆便共舉立爲田主若可訶者彼便訶責若可擯者彼便擯棄若有稻者便以如法輪送與彼是田主是田主謂之刹利也令如法樂衆生密護行

戒是王是王謂之王也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刹利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是彼異衆生以守爲病以守爲癰以守爲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彼從無事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彼多衆生見便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以守爲病以守爲癰以守爲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此諸尊捨害惡不善法是梵志是梵志謂之梵志也彼衆生學禪不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

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彼多衆生見如是已便
不復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本以守爲
病以守爲癰以守爲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
葉屋而學於禪不能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
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
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此諸尊等更
學博聞不復學禪是博聞是博聞謂之博聞婆私吒
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梵志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
如法如法人尊於是彼異衆生各各諸方而作田業
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謂之

輦舍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輦舍種舊第一
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種
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種姓
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於刹利族族姓之子能自
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而作是念我當作沙門行
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如是梵志種族輦舍種
族族姓之子亦自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
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亦作是
念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婆私

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
婆私吒我今廣說此三種姓云何廣有此三種耶刹
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
壞命終一向受苦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
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
苦婆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
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
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
受樂婆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
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如

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
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婆
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善思善觀彼如
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
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
知如真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
法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
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種廣分
別也梵天帝主說此偈曰

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爲天人稱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說此偈非不善也善歌諷誦非不善也善詠語言非不善也謂如是說

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爲天人稱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

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爲天人稱

佛說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羅婆等及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須達多經第十四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須達多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世尊問
曰居士家頗行施耶須達多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
行布施但爲至麤不能好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世
尊告曰居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居士若
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
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
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

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麤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

是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象莊校嚴飾白絡

覆上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馬莊校嚴飾白絡金合
霏那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牛衣繩衣覆構之皆得
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女姿容端正觀者
歡悅衆寶瓔珞嚴飾具足行如是大施況復其餘食
噉含消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若復有施滿
閭浮塲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
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塲凡夫人食若復有
施一須陀洹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
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塲凡夫人食施百須
陀洹食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

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塲凡
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復有施一阿那
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
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塲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
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復有施一阿羅訶食者此於彼
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
閭浮塲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
百阿羅訶食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施爲
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
塲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

羅訶百辟支佛食若復有施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
大施及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
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有作房舍施
四方比丘衆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
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
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
舍施四方比丘衆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
衆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
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

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
施四方比丘衆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
戒若有爲彼一切衆生行於慈心乃至犍牛頃者此
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
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
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
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戒爲一切衆生
行於慈心乃至犍牛頃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苦
空及非神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於居士意云何昔
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

者何當知卽是我也我昔爲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居士我於爾時爲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慳傷世間爲天爲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居士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慳傷世間爲天爲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

我今已得脫一切苦佛說如是須達多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梵波羅延經第十五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拘娑羅國衆多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耶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時諸梵志問曰瞿曇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爲越故梵志法耶世尊答曰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時諸梵志問曰瞿曇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來

爲幾時耶彼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謂昔時有 自調御熱行 捨五欲功德
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 率至柔輒性
怨亮無害心 忍辱護其意 昔時有此法
梵志不護此 梵志不守護 所有錢財穀
誦習錢財穀 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種
屋舍及牀榻 豐城及諸國 梵志學如是
此梵志莫害 率守護諸法 往到他族門
無有拘制彼 發家乞求去 隨其食時到
梵志住在家 見者欲爲施 滿四十八年

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 昔時梵志行
彼不偷財物 亦無有恐怖 愛受攝相應
當以共和合 不爲煩惱故 怨姪相應法
諸有梵志者 無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
梵志極堅求 彼諸姪欲法 不行乃至夢
彼因此梵行 自稱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
慧者當知彼 牀薄衣極單 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 立齋行布施 齋時無異乞
自於已乞求 立齋行施時 彼不有殺牛
如父母兄弟 及餘有親親 人牛亦如是

彼因是生樂 飲食體有力 乘者安隱樂
知有此義理 莫樂殺於牛 柔軼身極大
精色名稱譽 慤勤自求利 昔時楚志行
楚志爲自利 專事及非事 彼當來此世
必度脫此世 彼月過於月 見意趣向彼
遊戲於夜中 嚴飾諸婦女 吉牛圍遶前
婦女極端正 人間微妙欲 楚志之常願
具足車乘具 善作縫治好 家居及婚姻
楚志之常願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有餘錢財 大王相應此 楚志及車乘
象齋及馬齋 烏齋不障門 聚集作齋施
財物施楚志 彼從得此利 愛樂惜財物
彼以起爲欲 數數增長愛 猶如廣池水
及無量財物 如是有牛 於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應此 楚志及車乘 無量百千牛
因爲齋故殺 頭角無所饒 牛猪昔時等
徃至捉牛角 持利刀殺牛 喚牛及於父

羅殺名曰香 彼喚呼非法 以刀刺牛時
此法行於齋 越過最在前 無有事而殺
遠離衰退法 昔時有三病 欲不用食老
以憎嫉於牛 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憎諍
故爲智所惡 若人見如是 誰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 無智最下賤 各各爲欲憎
若婦誹謗夫 刹利梵志女 及守護於姓
若犯於生法 自在由於欲
如是梵志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越故梵志法
來爾許時也於是拘娑羅國衆多梵志白曰世尊我

已知善逝我已解善逝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
惟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
命盡佛說如是彼拘娑羅國衆多梵志及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音釋

妊

汝鳩切孕也

晃昱天

晃胡廣切昱于六切晃昱天即光明天也

構古候切合集也

抨

悲萌切彈也

攬

古巧切亂之也撓也

貪餐

貪食他結切餐餐他結切

曇華梵語具云

優曇鉢羅樹名也此樹有實無華如世有

佛出與樹乃開金華以徵瑞應曇徒南切

漚女教也又

穰穰古猛切穀芒也

刈

魚肺切割也

塊苦怪切土塊也

經

中阿含經卷第十

三

建

擲打

擲直炙切投也打音頂擊也

咄

咄當沒切呵也又咄咄驚怪聲也

幪

房玉切帕也

扱

五皆切打也又扱以拳加物也

擯

必刃切斤也棄也

犖

古候切取牛羊乳也

金沙干門潘氏施資刻此卷計字七千九百一十個該銀四兩三錢四分九厘

崇禎十七年仲春月顧龍山識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黃蘆園經第十六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蘭若在黃蘆園中爾時鞞蘭若梵志年耆宿老壽將欲過命垂至盡年百二十拄杖而行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當在佛前倚杖而立白曰瞿曇我聞沙門瞿曇年幼極少新出家學若有名德沙門梵志親自來詣而不禮敬亦不尊重不從座起不請令坐瞿曇此事大爲不可世尊告曰梵志我初不見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謂

經

中阿含經卷第十

三

建

自來詣能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坐起請令坐者梵志若有來詣欲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坐起請令坐者彼人必當頭破七分梵志復曰瞿曇無味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若有色味聲味香味觸味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梵志復曰瞿曇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若有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若有色恐怖聲香味觸恐怖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梵志復曰瞿曇不入胎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入胎然

不如汝言若有沙門梵志當來胎牀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者我說彼不入胎如來當來胎牀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故令我不入胎是謂有事令我入胎然不如汝言梵志我於此衆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裏我先觀法我於衆生爲最第一猶鷄生卵或十或十二隨時念隨時覆隨時暖隨時擁護彼於其後鷄設放逸於中有鷄子或以口觜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隱自出彼於鷄子爲最第一我亦如是於此衆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裏我先觀法我於衆生爲最第一梵志我持

蒿草往詣覺樹布草樹下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不破
正坐要至漏盡我不破正坐要至漏盡我正坐已離
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
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一增上心卽於現法得安樂居
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志
我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
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二增上心卽於現法得
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
次梵志我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
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是謂

我爾時獲第三增上心卽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
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志我樂滅
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
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四增上心卽於現法得安樂
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
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
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我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
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
敗劫彼衆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
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

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是謂我爾時初夜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明達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輭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作證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

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是謂我爾時中夜得此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進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輭善住得不動心學於漏盡智通作證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我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

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我爾時後夜得此第三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復次梵志若有正說而說不癡法衆生生世一切衆生最勝不爲苦樂所覆當知正說者卽是我也所以者何我說不癡法衆生生世一切衆生最勝不爲苦樂所覆於是鞞蘭若梵志卽便捨杖稽首佛足白世尊曰世尊爲第一世尊爲大世尊爲最世尊爲勝世尊爲等世尊爲不等世尊無與等等世尊無

障世尊無障人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鞞蘭若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頭那經第十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頭那梵志中後徜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頭那若有問汝是梵志耶汝梵志汝自稱說梵志頭那答曰瞿曇若有正稱說梵志者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

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瞿曇正稱說梵志者卽是我也所以者何我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世尊告曰頭那我今問汝隨所解答頭那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典經所謂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毗奢蜜哆羅夜陀捷尼應疑羅娑婆私吒迦攝婆羅娑婆和謂此施設五種梵志有梵志猶如梵有梵志似如天有梵志不越界有梵志越界有梵志旃荼羅第五頭那此五種梵志汝爲

似誰頭那白曰瞿曇略說此義不廣分別我不能知唯願沙門瞿曇善說令我知義世尊告曰頭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廣分別說頭那白曰唯然瞿曇頭那梵志受教而聽佛言頭那云何梵志猶如梵耶若有梵志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爲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筭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

物已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
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患無諍極
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
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患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
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頭那如是梵志猶如梵也頭
那云何梵志似如天耶若有梵志爲父母所舉受生
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
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
典經已爲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
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筭非數非印非手筆非

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
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行身妙行口意妙行行
身妙行口意妙行已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
上生天中頭那如是梵志似如天也頭那云何梵志
不越界耶若有梵志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
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
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爲供
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
非治生非書非筭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
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

師布施財物已爲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撮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懷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懷妊莫令彼男子及以女人各不淨姪是故梵志非趣懷妊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各不淨惠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不爲財物不爲憍傲不爲莊嚴不爲校飾但爲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住彼持彼不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不越界也頭那云何梵志爲越界耶若有梵志爲父

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經已爲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筭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爲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撮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懷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各不淨姪是故梵志不趣

懷妊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
女人各不淨惠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
不爲財物不爲憍傲不爲莊嚴不爲校飾但生子故
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不住止彼不
受持彼便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各越界也頭那云
何梵志梵志旃荼羅若有梵志爲父母所舉受生清
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
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典經彼得經書誦習典
經已爲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
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筭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

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
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爲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
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
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不利利女不懷
妊不產生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
及以女人各不淨姪是故梵志不趣懷妊頭那以何
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各不淨惠
是故梵志不趣產生頭那彼所趣向不爲財物不爲
憍傲不爲莊嚴不爲校飾但爲子故彼生子已作王
相應事賊相應事邪道相應事作如是說梵志應作

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汙猶若如火淨亦燒不淨亦燒梵志不應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汙頭那如是梵志梵志旃荼羅頭那此五種梵志汝爲似誰頭那白曰瞿曇說此最後梵志旃荼羅者我尚不及況復餘耶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頭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阿伽羅訶那經第十八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

阿伽羅訶那梵志中後徬徬徬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梵志卽便問曰瞿曇梵志經典何所依住世尊答曰梵志經典依於人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人何所依住世尊答曰人依稻麥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稻麥何所依住世尊答曰稻麥依地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地何所依住世尊答曰地依水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水何所依住世尊答曰水依風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風何所依住世尊答曰風依空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空何所依住世尊答曰空無所依

但因日月故有虛空梵志卽復問曰瞿曇日月何所
依住世尊答曰日月依於四王天住梵志卽復問曰
瞿曇四王天何所依住世尊答曰四王天依三十三
天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三十三天何所依住世尊
答曰三十三天依燄摩天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燄
摩天何所依住世尊答曰燄摩天依兜率陀天住梵
志卽復問曰瞿曇兜率陀天何所依住世尊答曰兜
率哆天依化樂天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化樂天何
所依住世尊答曰化樂天依他化樂天住梵志卽復
問曰瞿曇他化樂天何所依住世尊答曰他化樂天

依梵世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梵世何所依住世尊
答曰梵世依於大梵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大梵何
所依住世尊答曰大梵依於忍辱溫良住梵志卽復
問曰瞿曇忍辱溫良何所依住世尊答曰忍辱溫良
依涅槃住梵志卽復問曰瞿曇涅槃何所依住世尊
告曰梵志意欲依無窮事汝今從我受問無邊然涅
槃者無所依住但涅槃滅訖涅槃爲最梵志以此義
故從我行梵行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
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
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阿

伽羅訶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阿蘭那經第十九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彼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世

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在比丘衆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論何事以何等故集坐講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衆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世尊我等共論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講堂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汝作是說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甚奇甚

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所以者何乃過去世時有衆生壽八萬歲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饒財珍寶村邑相近如鷄一飛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不食老更無餘患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各拘牢婆爲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爲七千子具足顏

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必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得安隱比丘拘牢婆王有梵志名阿蘭那大長者爲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比丘梵志阿蘭那有無量百千摩納摩梵志阿蘭那爲無量百千摩納摩住一無事處敎學經書爾時梵志阿蘭那獨住靜處冥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我寧可剗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梵志阿蘭那往
至若干國衆多摩納摩所而語彼曰諸摩納摩我獨
住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
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
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我今寧可剃
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摩納摩我
今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等
當作何等彼若干國衆多摩納摩白曰尊師我等所
知皆蒙師恩若尊師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
無家學道者我等亦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從彼尊師出家學道於是梵志阿蘭那則於
後時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若
干國衆多摩納摩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
無家從彼尊師梵志阿蘭那出家學道是爲尊師阿
蘭那是爲尊師阿蘭那弟子名號生也爾時尊師阿
蘭那爲弟子說法諸摩納摩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
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
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爾時尊師阿
蘭那爲弟子說法諸摩納摩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
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

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爲無求如是尊師阿
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
納摩猶如朝露滯在草上日出則消暫有不久如是
摩納摩人命如朝露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
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
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猶大雨時滯水成泡或
生或滅如是摩納摩人命如泡甚爲難得至少少味
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猶如以杖投
著水中還出至速如是摩納摩人命如杖投水出速

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
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
摩納摩猶新瓦盂投水卽出著風熱中乾燥至速如
是摩納摩人命如新瓦盂水漬速燥甚爲難得至少
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
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猶如小
段肉著大釜水中下熾然火速得消盡如是摩納摩
人命如肉消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
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
爲弟子說法摩納摩猶縛賊送至標下殺隨其舉足

步步趣死步步趣命盡如是摩納摩人命如賊縛送
標殺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
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
說法摩納摩猶如屠兒牽牛殺之隨其舉足步步趣
死步步趣命盡如是摩納摩人命如牽牛殺甚爲難
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
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
猶如機織隨其行緯近成近訖如是摩納摩人命如
機織訖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
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

子說法摩納摩猶如山水暴長流疾多有所漂水流
速駛無須臾停如是摩納摩人壽行速去無一時住
如是摩納摩人命如駛水流甚爲難得至少少味大
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
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猶如夜闇以杖
投地或下頭墮地或上頭墮地或復臥墮或墮淨處
或墮不淨處如是摩納摩衆生爲無明所覆爲愛所
繫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餓鬼或生天上或生人
間如是摩納摩人命如闇杖投地甚爲難得至少少
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

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我於世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我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摩納摩汝等於世亦當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汝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摩納摩我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

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摩納摩汝等亦當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爲弟子說梵世法若尊師阿蘭那爲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

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燄摩天或生兜率陀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若尊師阿蘭那爲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爾時尊師阿蘭那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尊師阿蘭那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比丘於意云何昔時尊師阿蘭那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

何比丘當知卽是我也我於爾時名尊師阿蘭那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我於爾時爲諸弟子說梵世法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燄摩天或生兜率陀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我於爾時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

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我於爾時自
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爲天爲人求義
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於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
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我於爾時不離
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比丘我今
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
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爲天爲人求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
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

脫一切苦比丘若有正說者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
行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比丘今是正說所以者
何今若有長壽遠至百歲或復小過者若有長壽者
命存三百時春時百夏時百冬時百是命存千二百
月春四百夏四百冬四百命存千二百月者命存二
千四百半月春八百夏八百冬八百命存二千四百
半月者三萬六千晝夜春萬千二夏萬千二冬萬千
二命存三萬六千晝夜者七萬二千食及障礙及母
乳於有障礙苦不食瞋不食病不食有事不食行來
不食至王間不食齋日不食不得者不食是謂比丘

二百歲命存百歲數時數歲時數月數半月數月半月數晝數夜數晝夜數食數障礙數食障礙數比丘若有尊師所謂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亦當復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

音釋

鞞蘭若

梵語也鞞駢述切若爾者切

尼師壇

梵語也此云坐具

憍傲

憍堅

堯切憍恣也憍

梅茶羅

梵語也此云諦丁歷切下

漬

五到切倨傲也疾智切浸也潤也

釜

扶雨切鍍屬

緯

嚴熾茶音途于貴切織之橫絲也又經緯也從日經橫日緯

金沙于門潘氏施資刻此卷計字七千五百八十四該銀四兩一錢七分

一厘崇禎十七年仲春月顧龍山識



淳熙十一年仲春月陳師道

一國
參指字子正百八十四篇是四篇一食千金

金七千門
金真
金外
金王貴
金日
金日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又ノ八